

“信息茧房”中的意义协商与身份建构

——基于符号互动论的大学生网络行为分析

杨梓涵¹, 刀 力²

¹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 云南 昆明

²大连民族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2日

摘 要

在数字媒介技术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背景下, 大学生群体日益陷入由算法推荐与选择性接触所形塑的“信息茧房”之中。研究以符号互动论为单一理论视角, 通过深度访谈与文献分析聚焦大学生在网络中的微观互动过程。研究表明, 信息茧房并非单向度的消极现象, 而是一把兼具固化与建构功能的双刃剑。为此, 应从媒介素养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体系、通识课体系、第二课堂与校园网络文化建设这四条路径, 以期所高校在数字化时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推动大学生实现信息环境的“破茧”与认知结构的优化, 以促进其全面发展与社会融合。

关键词

信息茧房, 符号互动论, 意义协商, 身份建构, 媒介素养教育

Meaning Negoti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Cocoon”

—A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Online Behavior Based 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Zihan Yang¹, Li Dao²

¹School of Sociology,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²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Dalian Minzu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July 3,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2, 2026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ies being deeply embedded in everyday life, college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trapped in the “information cocoon” shaped by algorithmic recommendations and selective exposure. Adopting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as a singl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micro-level interaction process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online environment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nd literature analysi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information cocoon is not a unidirectionally negative phenomenon, but rather a double-edged sword that possesses both consolidating and constructive functions. Accordingly, four pathways are proposed for integrating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urriculum,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the second classroo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ampus online culture. This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o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to promote college students’ “cocoon-breaking” in their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ir cognitive structure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ir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Keywords

Information Cocoon,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Meaning Negotiation, Identity Construction,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数字化时代下,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在迅速发展,为大学生提供了获取信息极大的便利,同时也对大学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然而,“信息茧房”现象却如同一道无形的墙,悄然影响着他们的认知和行为。“信息茧房”正式提出于哈佛大学教授桑斯坦所著的《信息乌托邦》,他提出:“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公众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通信领域,久而久之,会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1]

所谓“信息茧房”就是指个体或群体在信息获取和传播过程中,由于算法推荐、社交网络等因素的影响,逐渐局限于特定观点和信息来源,形成封闭的信息环境,久而久之就会陷入茧房之中。具体来说,就是随着算法技术的逐渐成熟,通过对用户的搜索、浏览时长、浏览偏好等相关信息进行采集后,分析出一些个性化、符合用户口味的信息后直接推送给用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准投送”,而对于那些“无用”的信息将不会出现在该用户的视野中。也就是说,大量的定制化的信息的传播将会不断地强化用户固有的信息圈层,持续、反复地强化信息选择倾向,久而久之,用户自身在不知不觉中就处于“信息茧房”之中。

在2024年3月22日,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较2022年12月新增网民248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¹。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原住民,其成长和认知发展与网络环境紧密相连,这不仅关乎他们的学业

¹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EB/OL]. (2024-03-22) [2024-08-28].

<https://www3.cnnic.cn/n4/2024/0321/c208-10962.html>

发展和个人成长,也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结构形态。然而,既有研究多从宏观结构层面分析“信息茧房”的负面影响,对诸如大学生如何在“茧房”内部进行日常的意义协商、身份建构与可能“破茧”实践这些微观层面缺乏足够的关注。

符号互动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米德所创立的,并由布鲁默正式提出。该理论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皆通过符号传达意义,个体经由社会互动建构意义、理解世界,社会结构正是个体在日常互动中创建和维持的。本文选择符号互动论作为单一理论视角,聚焦于大学生在网络“茧房”中的微观互动过程来探讨三个核心问题,第一,大学生是如何在“茧房”内部通过符号互动进行意义的协商与生产的;第二,“茧房”是如何参与并塑造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建构;第三,大学生是否存在“破茧”的实践可能。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力图揭示“信息茧房”对大学生影响的微观机制,为后续的教育干预提供理论参照。

2. 文献综述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经提出后常用以描述信息传播中公众因只注意自己选择的和使自己愉悦的信息领域,久而久之将自身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封闭信息环境之中的现象。自该概念提出以来,围绕信息茧房的研究迅速成为传播学、社会学与教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

在概念内涵与理论框架方面,国内学者对信息茧房的界定经历了从引介到本土化的过程。有研究指出,目前学术界关于信息茧房的概念界定尚未明确、相似概念混淆不清,并且对于信息茧房存在性、影响结果及理论价值这三个重要问题也存在学术争议[2]。与此同时,国内外信息茧房研究的学术场域呈现出显著差异:国内研究重点关注媒介技术进步与信息茧房之间的关系,警惕算法技术的崛起;而国外则聚焦于公众之间的互动行为,关注个体的选择性接触心理[3]。从知识图谱分析来看,2007至2022年间国内信息茧房相关研究已形成用户信息行为等多个研究集群。也有学者从“同质化困境”出发,从选择同质化、内容同质化和群体同质化三个角度对信息茧房概念进行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4]。

在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研究方面,既有文献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积累。有研究指出,大学生网络社交活动呈现出“圈层化”趋势,具有群体聚集“类型化”、传播环境“茧房化”、信息传递“碎片化”等特征[5]。网络亚文化的圈层现象日益凸显,圈层内外网络暗语迭代速度快、扩散效能强,青年大学生在精准化推送的网络生态中面临着信息层面、心理层面和行为层面的现实隐忧[6]。算法推荐技术的普及加速了“信息茧房”的形成,逐渐成为影响大学生行为习惯和思维方式的新变量[7]。在认知层面,有研究揭示算法推荐通过个性化内容分发加剧了大学生的信息窄化,进而导致认知偏差、价值观分化等问题。在价值观层面,信息茧房可能导致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知模糊、个人思想被群体束缚、理性自觉沉默;亦有学者从智能时代背景出发,探索了信息茧房与大学生“三观”培育的学理关联[8]。

从理论视角来看,符号互动论为理解大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与认同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路径。有研究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分析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困境[9],也有研究从符号互动论的自我观出发来探讨大学生身份认同的生成与重构[10]。然而,现有符号互动论视角的大学生研究多聚焦于“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精装朋友圈”等单一社交现象,尚未系统关注算法推荐与圈层化信息环境对意义协商与身份建构的系统性影响,本研究正是对此作出的尝试。

在应对策略方面,媒介素养教育被普遍视为破解信息茧房困境的重要路径。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的信息思辨能力有待加强,媒介使用能力较为匮乏,信息茧房影响了思想的交汇[11]。信息茧房从技术因素和个人因素两个层面作用于大学生媒介素养,算法推送机制使大学生媒介接触的依赖性增加[12]。高校图书馆作为媒介与信息素养的主要教育者,可以在信息素养教育方面发挥积极作用[13]。亦有学者提出,高校应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把关人”的引导作用、提升大学生媒介素养和信息甄别能力、加强校园文化价值引领力[14]。这些研究为本文提出的媒介素养教育融入高校育人体系的四条路径提供了学理支撑与实践参照。

3. “信息茧房”中的意义协商

符号互动论的核心命题之一是,意义产生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而非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在网络环境中,大学生所接触到的信息并非是中立的事实,而是经过算法筛选、平台编辑和圈层过滤的符号化产物。“信息茧房”导致大学生接触到的信息类型较为单一,他们可能缺乏与其他领域人士的共同话题和交流机会,无论是基于追星族的“饭圈”,还是基于专业的学术讨论群,当进入到某一特定群体时,便也进入到了特定的符号互动场域。

在这一场域中,信息传递会伴随着特定的圈层话语和网络用语。已有研究指出,“信息茧房”网络语言的发展使得大学生群体的圈层话语不断更新,彼此之间的情感认同不断增进。诸如“YYDS”“绝绝子”等网络用语,实际上是特定圈层内部用于识别“自己人”身份的符号。一位受访的新闻专业的学生说到:“现在很多关于明星的舆论事件,我先是在微博上看到粉丝疯狂辩护,转头就能在抖音刷到全网批判,这两边不同的话语不断地左右着我的判断。”这位同学的感受也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即不同平台的算法逻辑本身会构成一套独立的符号筛选机制,在不同的“茧房”来回切换时,所面对的不仅是信息内容的差异,更是整套符号系统的更替变换。大学生在“信息茧房”中的意义协商,也正是通过这类符号的共享与再创造来实现的,他们不仅是在消费既有的符号,还参与了符号的生产与传播。

然而,这种意义协商是有一定的封闭性的。符号互动论强调意义的开放性,即意义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解释和修正。但是“信息茧房”恰恰削弱了这种开放性。一位准备考研的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感叹道:“原来我总是在不断地刷到同类型的考研吐槽都不是巧合啊。”这一即时的自我察觉恰恰揭示出算法推荐机制下意义生产的同质化逻辑。此外,据相关研究显示,“00后”青年大学生在媒体议程设置引发了信息茧房效应与受众选择性接触和被动式防御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了“超级部落化”倾向[15]。该现象反映出了“信息茧房”导致大学生接触到的同质化信息比较严重,他们可能缺乏与其他领域人士的共同话题和交流机会。这种交流机会的缺乏不仅可能导致大学生的社交圈层化,还可能限制其思维视野的拓展和认知能力的提升。

封闭的信息环境可能导致价值观的单一化和极端化。正如既有研究表明,沉浸于“茧房”中的大学生试图通过零散的信息接收方式和微观视角来消解宏观叙事[16]。大学生长期沉浸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信息中时,他们可能对该领域产生过度依赖和认同,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提升,最终导致认知的局限和思想固化。一位身边的同学坦言道:“在网络上,AI技术的盛行和滥用导致了各种虚假信息的传播和扩散,想想就让人细思极恐。”很多虚假信息借助算法推荐在同质化的圈层中加速传播,进一步加剧了意义协商的失真。

4. “信息茧房”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在身份认同的建构方面,“信息茧房”通过持续接触相似的信息和观点,使大学生在反复接触中强化了特定的身份认同,如专业身份、政治立场或亚文化归属。这种身份认同的强化有助于建立稳定的自我认知,一位受访者提到:“我因为对哲学感兴趣加入了一个爱好者的群,里面每天分析的都是类似的立场文字和讨论,时间久了,我觉得这就是我所认同的思想流派。”但也因为圈子的固化而限制了大学生与其他领域的社会成员的互动和交流,进而限制了大学生的思维广度和成长空间,使其难以与不同领域的社会成员进行有效的互动和交流。在身份固化后,“信息茧房”导致大学生接触到的信息类型较为单一,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其他领域人士时缺乏共同话题和交流机会。一位大二的学生在访谈时提到:“我平时只关注数码科技类的资讯,在社团里遇到学文学的同学都很难聊到一块儿,我说的他们不感兴趣,他们说的我听不懂。”这种符号资源的匮乏不仅限制了社交圈的拓展,也弱化了大学生在不同群体之间进行的角色转换和意义解读能力,进而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建构。

符号互动论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建构能力。但是“信息茧房”却也限制了大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自我建构能力的提升。同质化信息的持续输入,使大学生极度缺乏对其他领域或不同观点信息的了解和认知,在符号互动论的视角下,这意味着个体可调用的符号资源趋于单一,其不同情景中进行角色转换和意义解读的能力随之弱化。一位受访者在谈及自己的感受时说:“我在抖音、豆瓣等多平台上很喜欢关注女性主义相关的内容,对反对的声音基本不了解也不关注,但是在有次在课堂讨论上被问及反对的观点时,我却一句也说不上来。”当大学生长期沉浸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信息中时,便可能对该领域产生过度依赖和认同,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和提升。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在面对新情境或挑战时难以灵活应对和创新思考,进而影响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和自我建构能力的提升。

此外,“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封闭的信息环境可能导致价值观的单一化和极端化,特别是在政治立场和道德判断等方面。然而,“信息茧房”也为大学生提供了价值探索和意义建构的空间,有助于形成稳定的价值体系。如何在开放与封闭之间找到平衡,成为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关键。“信息茧房”还导致了大学生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产生认知偏差和误解。由于信息获取上的偏差和片面性,大学生可能难以获取全面和客观的信息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种信息的不足可能导致大学生在自我建构过程中产生自我中心化和片面化的倾向,进而难以形成客观和全面的自我认知和评价,进而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5. “破茧”实践

符号互动论不仅是关注社会结构对个体的塑造作用,也强调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一理论前提下,大学生并非只是“信息茧房”的被动囚徒,同时也具有了“破茧”的能动可能。根据访谈和调查发现,大学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尝试“破茧”。

首先,可以去主动的信息拓展。部分大学生开始有意识地打破算法推荐闭环,通过主动地搜索不同立场的观点资讯、关注多维信息、参与跨圈层的交流讨论等等方式,来拓展自己的信息接受面。有相关研究建议,青年学生应当自觉主动地去提升媒介素养,不要沉溺于算法所制造的舒适圈,主动地去接受多元化信息、意见和建议[6]。这种大学生通过接触多元化的符号来提升自己不同圈层之间进行符号转换和意义理解的能力,是一种主动的信息拓展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符号资本的积累。

其次,尝试跨圈层的交流。符号论强调,意义的丰富性是来自多元互动。大学生可以通过主动加入不同的文化圈层,在圈层碰撞中来开拓自己的视野[17]。比如,让二次元文化与传统文化碰撞,使不同的文化符号在同一主体身上进行交汇,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和身份整合。这种跨圈层的符号交流有助于打破单一的圈层内部的意义循环,从而达到促进批判性思维形成的效果,最终实现“破茧”的可能。

再次,进行反思性的自我审视。“破茧”的根本动力主要来源于个体对自身信息环境的反思。当大学生开始意识到自己正在处于一个个的“信息茧房”当中,并主动去审视这一状态对自身的认知和判断力的影响时,他们便开启了“破茧”的实践。这种反思性正是符号互动论所强调的“自我”能力的体现。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破茧”实践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算法推荐机制的技术惯性和圈层互动的社交引力,会使得大学生即使有了“破茧”的想法,也会面临信息获取渠道的局限以及社交关系的压力。因此,“破茧”不仅仅是个人的责任,也需要学校这类的教育系统的制度性支持。

6. 结论与建议

经过前文分析探讨表明,“信息茧房”对大学生的影响并不只是单向度的结构决定,而是一个复杂的符号互动过程。在符号互动论的理论视角下,“信息茧房”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产场域和身份建构的空间,也就是大学生在其中可以进行圈层化的符号互动,但是因为长时间地接触特定的符号形成了“超

级部落化”的交往格局；同时也为自我认知的建构提供了参照框架，又因为其封闭性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固化、社交圈层的分化以及主观能动性的削弱。在这些背景下，大学生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承受者，其所具有的主动信息拓展、跨圈层的交流和反思性的批判都构成了“破茧”的可能路径。

想要真正实现“破茧”，并不能只依靠个人能力，还得依赖外部的教育系统的制度性支持。教育的任务并不在于简单地将大学生从某一圈层中拉出来，而是在于培养其在多元符号世界中能进行批判性反思和跨圈层的对话能力，这也正是媒介素养的核心要义。近年来，《2025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²《2026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³以及《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⁴等政策文件，都表明了已经将数字素养的培育上升为了国家战略部署，为媒介素养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具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可以通过以下几条路径来融入高校育人实践中。第一，融入思政课体系，增设网络信息辨识与媒介伦理模块，以多元视角来打破单一圈层的意义循环[18]。第二，纳入通识教育课程，系统地培养学生的信息鉴别能力与批判性思维，促进跨圈层的交流[19]。第三，拓展第二课堂，依托“全国大学生网络文化节”等平台，在作品创作中引导学生接触多元符号系统[20]。第四，嵌入校园网络文化建设，通过多元化信息资源供给，从结构层面为“破茧”创造有利条件[21]。

总而言之，“信息茧房”并非是单向度的信息牢笼，而是一个兼具意义生产与身份建构功能的动态场域。本研究揭示了“信息茧房”对大学生影响的微观机制，也据此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融入高校教育体系的多条路径，以期为高校在数字时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提供了理论参照。

参考文献

- [1] 邹佰峰, 郭星月. “信息茧房”对大学生价值观培育的负面影响及破茧分析[J]. 长春大学学报, 2024, 34(12): 40-44.
- [2] 焦媛媛, 高雪, 杜军, 等. 信息茧房: 概念内涵、理论框架及在工商管理领域研究拓展[J]. 南开管理评论, 2025, 28(8): 196-208.
- [3] 刘强, 万博文, 俞涵. 信息与茧房——国内外“信息茧房”学术场域差异比较[J]. 教育传媒研究, 2024(2): 81-89.
- [4] 张玥, 庄碧琛, 李青宇, 等. 同质化困境: 信息茧房概念解析与理论框架构建[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3, 49(3): 107-122.
- [5] 陈炜琦, 魏思颖, 李宝艳. 网络圈层化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分众化、精准化研究[J]. 湖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 45(6): 98-104.
- [6] 马晓娜. 网络亚文化的圈层化现象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和应对策略研究[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21(1): 34-38.
- [7] 王盛楠. 算法推荐视域下大学生信息茧房成茧机理及破茧机制研究[J]. 中国新通信, 2025, 27(16): 35-37+52.
- [8] 廖佚. 智能时代“信息茧房”效应下大学生“三观”培塑的策略研究[J]. 辽宁丝绸, 2024(4): 152+118.
- [9] 贺缙莉, 苗春风. 符号互动视角下青年群体的网络社交困境及对策——基于微信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现象[J].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24, 37(1): 8-14.
- [10] 梅炜伟. “精装朋友圈”: 青年群体的符号互动现象分析[J]. 声屏世界, 2025(17): 114-116.
- [11] 张丽. 融媒体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遵义: 遵义医科大学, 2022.
- [12] 岳启祯, 生奇志. 信息茧房效应下大学生媒介素养的嬗变与自我培育策略[J]. 科技传播, 2021, 13(7): 100-102.
- [13] 王珺颖, 王宏迷. 内容迎合式算法影响下青年价值观培育: 风险研判、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4): 129-137.
- [14] 艾玲娟. 高职院校大学生价值观现状分析及培育路径研究——网红文化背景下[J]. 世纪桥, 2024(8): 104-107.
- [15] 李建萍. “超级部落化”视角下青年网络特征与传播策略研究[J]. 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39(3): 87-

²<https://dzswgf.mofcom.gov.cn/news/phone/43/2025/6/m-1749621464900.html>

³https://news.gmw.cn/2026-05/30/content_38799747.htm

⁴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606/content_7073641.htm

90.

- [16] 李婉君. “信息茧房”网络语言对网络群体的语言化影响及对策研究——以大学生群体为例[J]. 汉字文化, 2023(3): 28-30.
- [17] 马丽, 柴红亮, 郭佳楠. 智媒背景下精准思政破解“信息茧房”困境的内在逻辑与可行进路[J]. 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学报, 2026, 28(2): 35-44.
- [18] 刘贤保. 新时代网络媒介素养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模式探析[J]. 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26(2): 33-37.
- [19] 陈碧妹.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媒介素养培育现状及路径探析[J]. 安顺学院学报, 2026, 28(2): 101-105.
- [20] 季梦雨, 陶佳, 周珣, 等. 新媒体时代网络媒介素养审视与提升策略研究——基于高校的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 2026, 47(6): 216-219.
- [21] 马伊杨. 新时代大学生网络素养教育路径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荆州: 长江大学, 2025.